

# 伊人芳蹤無覓處

## 風流人物楊森

(七)

● 劉昌博（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）

### 諸事不順好友關懷

楊森的好友兼獵友何應欽、白崇禧、葉公超、蔣緯國等人，眼見他近月來憔悴多了。

他們心知肚明，都是近來接二連三的不如意事兒，使這位一向堅強的楊老將憔悴的。這些接踵而至的不如意事：先是前次的「一箭三鵠」緋聞風波，導致家中兩個妻子田衡秋和胡慶瑜，擦酸吃醋，分產分家的經常吵鬧。旋是胡女的憤而遠赴美國留學，接著田女宿疾高血壓發作「中風」臥床，不久含怨逝世。以至，向以多妻聞名的楊森，如今家中一下子沒有了女主人，偌大庭院，只剩下老僕幼女，怎不空虛寂寞？！

楊森有生以來，一向在戰場上叱咤風雲，在政壇上呼風喚雨，在情場上春風得意，妻妾成群；鮮有挫敗的紀錄。可是，如今在台灣的體壇上，居然遭到這般的挫敗？在家中居然沒有一個女人侍候，冷冷靜靜，形單影隻；尤其在夜闌人靜時，孤枕難眠，念及綺美的往事，情何以堪？憂愁嗎？

故此，他的獵友兼好友何應欽等人，耽心楊森憂傷出病來，為要使他開心，大家建議前往花蓮狩獵；骨子裡是寄望他見

是由他率領的一百〇二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，浩浩蕩蕩前往日本東京參加第十八屆奧運會，竟然鎩羽而歸，最糟糕的是還有兩名團員叛逃投奔大陸中共。回國後，受到最嚴重的檢討與指責。

楊森有生以來，一向在戰場上叱咤風雲，在政壇上呼風喚雨，在情場上春風得意，妻妾成群；鮮有挫敗的紀錄。可是，如今在台灣的體壇上，居然遭到這般的挫敗？在家中居然沒有一個女人侍候，冷冷靜靜，形單影隻；尤其在夜闌人靜時，孤枕難眠，念及綺美的往事，情何以堪？憂愁嗎？

於是，楊森等一行又來到花蓮，仍下榻於當時僅有的觀光飯店——亞士都，住好房間，捱至下午五時半，大伙兒分搭兩輛出租車前往南海園文化村，吃晚餐兼看阿美族少女歌舞表演。

實則，他們要看的只是「阿美三鳳」湯秀芬、金素蘭、溫小鳳三人而已；幾月未見，是否風姿依舊？當然楊森心目中想要早些看到的，自是他哪位乾女兒「小歌后」湯秀芬。雖然，湯女等三人，曾以不

最叫楊森耿耿於懷的，顏面無光的，

速之客的方式，結伴台北之行，搞得楊森家宅不安，演變成他「一箭三鵰」的笑柄，甚而驚動到蔣總統（中正）伉儷的關懷，可謂「驚天動地」了。

可是，當他們抵達南海園文化村大門口，空無一人，門可羅雀；進到裡面發現哪幢圓形的主體建築物——阿美族少女歌舞表演場，大門深鎖；附設的餐廳、土產等紀念品販賣部及山胞文物展覽館，也打烊關店了。往日這座觀光遊樂園，賓客雲集，人聲鼎沸，歌舞雜陳的繁榮熱鬧景象，已是蕩然無存！

楊森等人找到看屋的老人探詢，才得知這座曾經風光一時的遊樂園，因社會風氣轉變，營收不佳而歇業了。

花蓮只是個淳樸的鄉村型態都市，欣賞阿美族山地歌舞表演的觀眾，幾乎全靠觀光客捧場。而近年來台灣各地掀起一陣歪風，大量的新型歌舞團興起，為了業務競爭、出奇制勝，有的以大膽艷舞為號召，有的甚至以「牛肉場」形態演出；觀眾的胃口不變。

自古都是淫靡俚俗的鄭聲淘汰了純正典雅的雅樂，劣幣驅逐良幣；而今，卻是香艷刺激的淫蕩脫衣舞，打敗了具有原住

民傳統優美文化的山地歌舞。何況，花蓮這座小城市；同時就有兩家山地歌舞團表演，觀光客有限；於是這家由外來退伍軍官經營的遊樂文化村，不堪虧損，唯有關門一途了。歌舞團解散後，哪些阿美族少

女演員，隨之遣散。她們的下落，尤其「阿美三鳳」湯秀芬、金素蘭和溫小鳳的芳蹤，看屋的老人更是一問三不知。

這些突如其來的演變，彷彿一陣大颶風掠過楊森等人的心頭；更像一個大地震一般的破壞力，把他們趁興而來的期盼，摧毀得面目全非，破碎不堪。這些景象又像一盆冰凍的冷水，澆在他們火熱的心坎上；尤其是楊森內心的失望之情，都寫在他憔悴的臉上。

天色已晚，勞累大半天，肚子都餓了。於是，他們驅車到市區一家有名的台灣扁食店，吃寵富花蓮鄉土特色的扁食。所謂「扁食」，其實跟一般的餛飩差不多，只是它的湯頭鮮美，以致生意興隆，別具風味。

回到旅館，楊森為急於知道乾女兒湯秀芬的下落，打電話給住在市郊鯉魚潭畔的陳董；是他的四姨太阿桂姐接的電話，她語音哽噎地說：

「喂！你是楊將軍呀！好久不見，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你，身體好嗎？怎麼好久不來花蓮玩？」

「為了看望你們，我今天來花蓮了，陳董可好嗎？」

「我的老公嘛！」阿桂姐感嘆地說：「他目前『中風』了，半身癱瘓，不能起身陪你看船或打獵啦！」

「今天太晚了？我明天上午到府上看你們，好嗎？」

「我想你這次來花蓮，別扯謊了，必定是來看乾女兒阿芬的啦！」阿桂姐真厲害，一語道破他的心意。

「阿芬的歌舞團解散了，她的近況怎麼樣？」

「唉！說來話長，明天見面再詳談吧！」阿桂狡黠地說：「我就知道你關心乾女兒的下落！我偏要明天才告訴你。」

「好的！阿桂姐！明天見。」楊森掛斷電話，既然明天就可得知下落，甚而見到面，又何必急於一夜呢！

### 安慰勸誠鼓勵陳董

他們原定是第二天上午上山狩獵，臨時改變行程。因楊森第二天上午要赴市郊

探望陳董的病，行獵時間改到下午；而何應欽、白崇禧、蔣緯國、葉公超等人上午無事，乃改往太魯閣、天祥遊覽；相約於中午在鯉魚潭畔一家活魚餐廳吃午餐。於是，第二天上午楊森攜帶了一盒禮物，獨自搭乘一輛出租車前往陳宅探病。他來陳宅已非一兩次，上下人等均頗熟稔，陳董家中的大小六房妻子也不見外，把他當長輩接待。

楊森抵達陳宅，全家籠罩在憂戚不安的氣氛中，往日融樂的景象消失了。陳董的六房妻子、老大、老二與老三的年齡較大，約在四十至五十多歲之間，因語言和教育程度關係，和楊森比較生疏。而老四阿桂、老五美鳳及老六小娟，年齡約在廿五歲至三十五歲之間，曾和楊森參加過飯局，同桌划拳鬧酒，一同在鯉魚潭內划過遊船，歌唱作樂，較為熟習，自不避嫌。

楊森由阿桂、美鳳、小娟三人陪同進入臥室探病。但見陳董肥大的體軀斜躺在一張大木床上，他剛做六十大壽不到半年，病魔卻把他折磨得蒼老多了。陳董是兩月前中風臥病的，病情是右腦血管栓塞，幸而未破裂，否則變成腦溢血就慘了。因是右腦血管栓塞，經由人體

交叉神經關係，病發生左邊半身的肢體上，以致左邊半個身子近乎癱瘓。因為，人類主管記憶與思維的大腦在左邊，故而他的右邊肢體尚能動彈，眼睛和嘴巴未變形，也能以言語表達意見。所以，中風這種突如其來的病變，就怕病變發生在左腦；幸而陳董的病變發生在右腦，其嚴重性大為降低。可是，他因身體太肥胖，脾氣暴躁，病情便添加了幾分。

陳董見到楊森來看他，臉上流露出驚喜，欣慰及愧疚的神色，嘴角雖不停地淌

流著口水，但仍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惠公！你……的大駕光臨，我不能……起……身……相……迎……抱……歉……得很……你……要……包……涵……」楊森勸他少說話，多休息養病才好。但陳董仍囑咐妻妾們，要代他好好招待這位遠道來的大人物貴賓。

楊森為他的盛情感動，於是以老友的態度，很誠懇地先安慰，後勸告地說：「陳董呀！你的運氣好，病發在右腦只是血管栓塞，不過輕微中風吧了，肯耐心復健，不亂發脾氣，清心寡慾，你很快就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你呀！今年才六十歲出頭，跟我比，你還年輕得很，未來享福的日子還長得很囉！」楊森安慰他說：「你想快些好起來，健康長壽，首須減肥，你的體重比我大兩倍半，一百廿五公斤，太胖了。照現代醫學的觀點，肥胖並非福相，因胖子容易得腎臟病、血管性心臟病、膽囊病、糖尿病及高血壓。你罹患的中風，即是高血壓導致的。」

「算來中風也是一種富貴病，現今台灣經濟起飛，大家豐衣足食，生活水準提高，營養增進，貪嘴，吃得太多太好；所以大胖子越來越多。有些大胖子比你還胖，但他們中風後，認真復健，努力減肥，很多人都好起來了。」楊森鼓勵他減肥。「怎麼個減肥？」陳董接口問。

「減肥；其實很簡單，不貪嘴、多運動就得了！」楊森勸誠說：「不貪嘴，包括不吸煙、不喝酒、不吃油膩辛辣等高熱卡量食物；最好吃熱卡量低的食物，如你們花蓮盛產的海帶、海參、蘿蔔、青菜及豆腐等。至於，運動方面，你只要跟我學打獵、下海游泳。」最後，楊森半開玩笑

吃力地問。

「你呀！今年才六十歲出頭，跟我比

半認真地鼓勵說：「你看，我今年八十多歲了，討有十一個老婆，身體還健康得很；你呀！今年才六十歲，只討得六個老婆；你只要照我的話去做，少吃的運動，將來的艷福比我還多哦！」

「老公！照楊將軍的話去做，等你好起來，你想討老七、老八進門，我們也不反對！」老四阿桂姐說。

「是呀！你可跟楊將軍來個討老婆比賽呀！」老五美鳳湊趣說。

「老公！我預祝你榮獲台灣區討老婆比賽的冠軍！」老六小娟也逗趣說：「說不定還有獎狀、獎金可拿！」

由於，楊森的安慰、勸誠和鼓勵，以及三個小老婆的逗趣，滿室溫馨融樂；陳董內心既感激又感動，自從「中風」以來他從未如此開心過。以至他眼角泄出的淚水和嘴角淌出的口水，在肥厚的雙下巴的摺縫間匯融。因他內心已燃起康復的願望，今後只要節食和運動，將來就可跟楊森一樣的爬山狩獵，甚而討娶更多的小老婆，以娛晚年。

## 盛宴寡味草草收場

當陳董得知何應欽、白崇禧、蔣緯國

與葉公超，中午要來鯉魚潭會合；他於興奮之餘，囑咐他的大小老婆們，務必在潭畔自家開的活魚餐廳盛宴款待，並代他向五位貴賓多敬幾杯酒。

這頓午餐，陳董命他全家大小六個老婆作陪，藉以表示他臥病在床無法親自招待貴賓們的歉意及誠意，菜餚十分豐盛，可是席間的氣氛始終熱絡不起來。

因為，陳董的老大在家中是管家婆，為人精明而威嚴，綽號「慈禧太后」，老二及老三沈默而拘謹，惟老大之命是從，這三人是家中的保守派。而老四阿桂、老五美鳳及老六小娟，年輕時髦，屬於現代女性的新潮派；但她們在保守派面前，都不敢放肆。何況，自陳董罹患重病以來，妻妾們為了分產分家，早已暗潮洶湧，貌合神離。

阿桂原很開朗，今兒也不敢起哄鬧酒；兼之這次「阿美三鳳」湯秀芬、金素蘭與溫小鳳沒來，缺乏像上次餐會的青春活力；以致楊森、何應欽、白崇禧三人興味缺缺。因有三個老太太在座，蔣緯國的黃色笑話講不出口，而葉公超這位才情並茂的人物，也就幽默不起來。

楊森見席間氣氛太沉悶，自告奮勇要講一個真實故事，意在融合氣氛。

「一九四〇年（民國廿九年）我率軍駐防湘東，哪年的三八婦女節，我騎馬到平江（屬湖南省）縣城，應邀參加婦女節慶祝大會。途中經過一座木橋，看見一個年富力壯的男人，手執竹鞭，狠狠地鞭打一個約十一、二歲的小女孩，同時像吆喝趕牲口一樣的喝道：

『妳去不去？去不去；這次去了，要是再逃，看我打不打斷妳的腿！』

哪女孩掩面哭泣，十分悲痛；雖被鞭打，仍然倔強地不肯移步。

我實在是看不過了，跳下馬來，奪過哪個男人手裡的竹鞭，拋到河中。我憤怒不平地問他：『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』

哪個男人打量了我一番，卻仍理直氣壯地說：『她是我妹妹，我已收下老東家（地主）的聘金，要把她嫁過去當小姨太，她居然敢逃婚，真氣死人了！』

『妳妹妹才這麼小，怎麼可以嫁人呢？何況還是當小老婆！』

『這是本地的風俗嘛！』哪壯漢分辯說：『我們平江，女孩子十一、二歲就要過門的；嫁到有錢的東家做小姨太是她的福氣，也是咱們窮人家的生路呀！』

中

外雜誌

經我盤問後，才得知。哪位老東家是平江一位很有財勢的大地主，見他妹妹模樣清秀，給了聘金一千元，收他妹妹做第七房小老婆。

於是，我命他們兄妹一同參加平江婦女節慶祝大會。會後，我囑平江縣長邀集婚嫁兩家談判，我拿出一千塊錢作退回的聘金，替小女孩贖身。我給她改名謝平節，以後幫忙她繼續求學；由小學而中學。後來她居然赴長沙考進省立第一師範，成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後期學妹。畢業後，從事教育工作，卓然有成。」

楊森這個真實故事，並不有趣，更無「笑果」；但卻使陳董的六位大小老婆十分動容，感同身受。因為，當時的台灣社會，貧富懸殊；窮家佃農的小女孩，常被

賣入富家地主作「養女」、「童養媳」或

「小姨太」；甚而有很多小女孩賣進娼寮作雛妓。在座的六位女主人中，至少有一半是以如此方式進入陳董家作小姨太的。

這個故事的情節，頗與她們過去的身世吻合。

「南海園文化村歇業，歌舞團解散，請問阿美三鳳她們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尤其是咱們楊老將的乾女兒湯秀芬

崇禧瞥見她們對楊森所講故事，臉上的反

應怪異，為打破僵局，乃有此一問。  
「我家老公的身子原是好端端的！」

生性爽朗的老四阿桂姐接口說：「他跟剛

才楊將軍所講故事的大地主一樣，想討一

位心愛已久的山地女孩做老七……。」

「嗯！」陳董的大老婆怫然出聲，且

睜眼怒目地瞪了阿桂一眼；阿桂會意戛然

吃來索然寡味，草草收場。（未完待續）

咽住，不敢再講下去。

楊森等人睹此情景，曉得其中必有蹊

蹺、不便追問下去。但葉公超上次來花蓮時，對阿美三鳳的歌舞印象深刻，乃轉換

話題問道：

「南海園文化村歇業，歌舞團解散，請問阿美三鳳她們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尤其是咱們楊老將的乾女兒湯秀芬

崇禧瞥見她們對楊森所講故事，臉上的反

應怪異，為打破僵局，乃有此一問。  
「我家老公的身子原是好端端的！」

生性爽朗的老四阿桂姐接口說：「他跟剛

才楊將軍所講故事的大地主一樣，想討一

位心愛已久的山地女孩做老七……。」

「嗯！」陳董的大老婆怫然出聲，且

睜眼怒目地瞪了阿桂一眼；阿桂會意戛然

吃來索然寡味，草草收場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臺幣 二五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、故鄉風物話射洪、敎書生涯、金陵問學記、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、川南風雲、做縣長經驗談、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、國民大會之回憶、司農往事、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一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